



Y I D U
X I A O S H I

见实与魔幻交织的
离奇故事
悬疑小说的
巅峰之作

水湄伊人——著

异度消失

李西闽 / 庄秦 / 周皓辉
多位知名作家鼎力推荐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异度 消失

重庆出版社
水湄伊人——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异度消失 / 水涓伊人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6
ISBN 978-7-229-06342-9

I. ①异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1598 号

异度消失

YIDU XIAOSHI

水涓伊人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汪晨霜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王芳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×1 240mm 1/32 印张: 7.75 字数: 230 千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342-9

定价: 26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梦

杀

传说,在某个神秘的不为人所知的海域里,有一群古老的幽灵与一座古老的城堡,它们的年龄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生物的年龄,谁都不知道它们有多古老。这些幽灵们都守护着那个城堡,守护着它们的船,还守着一个很重要的秘密,而那个秘密,是它们的生命之所以顽强延续而没有选择消匿的原因。

当然,这个秘密之所以为秘密,是不能说出来的。

而在彼岸城市的你,有没有感觉到,那些生物们坚韧的守候。

但是,有一天,你一定会知道。

寂静的夜里,乔磊翻阅这本书,是一个很不知名的作家写的小说。

他将那作家的名字念了好几遍都没能记住,但是,无可否认,里面的故事很吸引人。不过,这本书之所以让他总是一次又一次陷入沉思,是因为,他觉得里面的那些关于海底古堡所描写的情景,令他莫名其妙地感到熟悉。

甚至他都能凭着那些文字,构造出一个具体的轮廓来,那个世界是那么清晰,又死一般寂静,但是,总有一股力量诱惑着他去深入。

这是他无意去一家书店闲逛时,一打开书页就要把它买下来的原因。

当你进入一个你从没去过的地方,当你对一个认识的,或不认识

的人说了你从来没说过的话，你却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，这个地方，这些话，其实，你都来过，你都说过。

专家会解释为，你眼睛看到的東西反映在你的大腦里，大腦里的神經有一根反應得比較快，先一步記憶在你的腦里，而後一根神經正好也同樣地重複一遍在你的大腦記憶里，這樣，你有了兩種記憶，就有這麼一種似曾相識感。

而那些浪漫主義者與信奉六道輪回的信徒們則認為，這是前世所遺留於今世的記憶。

什麼前生今世的，這些人估計是瓊瑤劇看多了，喬磊搖了搖頭。

事實上，書上所描寫的那個古城，在他的夢裡出現過很多次。

那些個夢困擾了他很久，他夢到自己生活在那裡，無比地快樂與自在。在夢裡，他仿佛一直生活在那裡。那裡，有著自己龐大的家族，那裡，就是他的出生地，甚至，從來沒離開過。但是，他表達不出這種感覺。

但，這書卻表達了他的感覺。他想，這僅是一種巧合罷了，這本書也是很湊巧說出了他夢裡的情形罷了。這是之所以人家稱之為作家的原因，而自己不過是個剛畢業的小毛頭。

這時，手機驟然響起，嚇了他一跳，不過不用猜，他也知道是蘇小美打來的。“親愛的，明天要準時起床啦，我們好久沒一起去玩啦，零食我已經準備好了，俺不再提醒你嘍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也早點睡吧。”

“嗯，我們一起睡吧。”

“好的啦，我這就睡。”喬磊掛掉了電話，搖了搖頭，但嘴角露笑，每一個熱戀中的男女，都會我若想起你，我便微笑。

這是愛情的力量。

但是，奇怪的是，他的夢裡，卻從來沒有蘇小美。但，這並不否定自己對她的感情。

是的，愛就愛，不愛就不愛，這沒什麼好糾結的。

喬磊合上書，關掉了台燈，躺了下來，夜很黑，很沉。

外面，有野貓的號叫，一聲比一聲淒厲，似乎有什麼東西爬到他的



窗口，他的眼皮越来越重，怎么都睁不开。

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，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他从床上轻轻地抬了起来，使他慢慢地悬空，漂浮，他感觉到空气变得柔软而有质感，而呼吸却变得有点困难。

他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却发现自己在水里，而身下却有一些透明的水母在托着他。他挣扎着，挥动着手臂双脚乱踢，水母逃掉了，而他的身子却一点一点地下坠，坠到一块平地之上，他努力地站起了身。

又来到了这个地方，乔磊喃喃地说，是的，这个看起来有点陈旧却依然气势磅礴的海底古城。神庙、宫殿、民居，各种似人非人的雕塑与浮雕。神庙的前面是一个由金、天青石、铜、沥青塑造的狮身鹰首像，它是伊姆杜吉德的象征。

伊姆杜吉德是谁？这个名字令他这么熟悉，在他的脑海里电闪而过，但是，他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

有鱼儿在那里旁若无人地穿梭着，还有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们不停地从他的身边经过，他们仿佛除了不属于这个时代外，还不属于同一片国土。每个人对他置若罔闻，仿佛他不过是水里的一个气泡，而不是任何有机物。

他终于大吼了一声：“谁能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这时，突然出现了两个衣着和身材一模一样，同样都戴面纱的女子，她们款款而来，手里各托着一个盘子，上面一个装的是一把刀子，一个是绳子。

他很疑惑地看着她们，难道她们能看到他？

这时她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吊起了他，就在同时，那把刀子深深地刺入了他的胸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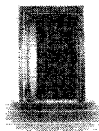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女人低低地说：“你不是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，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你——这是你死后的地方，哈哈——”

而另一个一直没说话的女人撕开了面纱，竟然是苏小美！

乔磊惊醒过来，大汗淋漓。

这是他第一次梦到苏小美。

她的眼神，真阴冷。



山村怪屋

第二天,乔磊与苏小美准时出发去爬山。

而关于昨天的那个梦,乔磊已完全置之脑外了,是的,他怎么会把那么荒唐的梦放在心里呢。

况且,他们那么相爱。

但他们还没到达目的地,到达那个深山里的古村落,就逢上雷阵雨。

此时,一道剑光从天空劈了下来,天哭地嚎,天黑得出奇,跟深夜一般。

“前面好像有个房子,快,我们快去避避雨。”乔磊拉着苏小美就跑。

跑到房子前他们拍着门,但里面毫无反应,乔磊又不停地敲着窗,他看到自己倒映在玻璃上的脸,被疯狂的雨水溅得支离破碎。

但是,无论他怎么呼喊,快要把玻璃给敲碎了,里面都毫无反应,而愤怒的天空射下条条的水箭,丝毫没有松懈的意思,似乎要穿透这大地。



此时，又一阵电闪雷鸣，一道电光毫不留情地照耀着山林，同时，那边一片山林冒起了烟，分明是有树被雷给劈了，这时又闪起了电，刺目的光亮使他们彼此的脸看上去非常惨白，苏小美吓得要哭了。

是啊，刚刚还是艳阳高照，怎么会一下子就下起了这么可怕的雷雨，真是变幻莫测瞬间晴雨的鬼天气。他们本想找个地方避下雨也好，但这破旧的木房子显然没人住。

乔磊抱着苏小美，躲在屋檐下，雨丝还是会一下一下地扑过来，他愁绪百结地看着发怒的天空，如果这雨一直这么下着，可能他们只能在这里过夜了，天一黑根本没法走山路了，而且下着暴雨的山路更加险滑。

苏小美开始抱怨乔磊：“都是你，如果不爬这么远，非要去那个什么古村落，可能我们现在回去的路都走了大半了，就不会困在这深山野林了，而且我们什么户外用品都没带，怎么办？”

乔磊也有点烦：“我又不是气象专家，怎么知道刚刚天气还那么好，一转眼就这样啊，只能听天由命了唉。”

苏小美缩着身子，明显看上去有点冷。

他看着这雨，看样子，一时是停不了的，便回头推了推那扇黑灰色的木门，那门居然动了一下，乔磊便用力地推开，木门发出所有鬼片里才有的那种声音，咯吱咯吱咯吱，嘎——

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突然就划出一道白如极昼的光，里面豁然倒挂着一张惨白的脸，苏小美大声尖叫，然后不顾一切地冲进雨里。

乔磊跟在后面：“你先回来啊！”

又一道雷劈过，旁边的树木焦成了乌炭，苏小美呆了呆，乔磊把她重新拉回了屋檐底下，但是，苏小美死活不朝洞开的大门看。“小美，这只是塑像，不是人啊，你看清楚了。”

这时苏小美才缓缓地转过脸，借着闪电，看清了那是一尊用绳子倒吊在梁上的女人塑像，那塑像仿真人大小，看样子应该是衣服店里用的那种塑料模特。

乔磊骂了句：“谁这么变态，把模特这么倒挂着。”

然后他转头看着全身湿漉漉，瑟瑟发抖的苏小美：“这样吧，你先

站在这里,我去里面看一下,看这房子还能不能用。当然,如果里面有炉子更好,可以在里面取取暖,衣服都湿了,你小心感冒。”

他把苏小美的衣服整理好:“等着我。”

苏小美看了看黑乎乎的山林,那里时明时暗,眼睛里有着惊恐,但她明显更不想进这座古怪的破房子,她点了点头。

于是乔磊打开手机电筒,进入了这座房子,这时他才发现那个塑像的面容确实有点古怪,鼻梁挺高,眼睛很大但眼窝不深。但是,乔磊没心思去探究塑像的人物是什么种族的人,模特大多都这副怪样罢,他便进入屋内。

屋内的角落里布满着蜘蛛网,头顶黑色的木梁上有着密密麻麻的蚁穴,大的,小的,不大不小的,有可疑的东西在洞口探出了身子,乔磊看得有些汗毛倒竖,双臂情不自禁地盖在脑袋上。

看样子,应该很久没人住了,一般人估计也没胆量住。

左边看上去是卧室,里面的家具相当简陋与陈旧,床上的被子揉成了一团,仿佛有人刚刚起床出了门,只是令他纳闷的是,床头还放着一把斧头,斧头的边缘似乎还沾着浓稠的黑色液体,床边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,他只扫了一眼,不敢进去细看。

往右走的房间是厨房,很大,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炉灶,炉灶的旁边是一个很大的烟囱,底下放着一些劈好的柴木,那些柴木上,粘着一些小小的干叶与细密的蜘蛛网。

当乔磊走近那张吃饭用的八仙桌时,他无法遏止地反胃,只见桌子上摆着三个碗与六个盘子,里面分明还有剩余的饭菜,长着一层很厚的绿毛。这迹象表明,在这里吃饭的三个人突然间就消失了。

一想到这里,有一阵冷风突然在房内刮过,令乔磊全身的毛孔都紧缩起来。

他看了看烟囱旁边那个根本就没有任何遮掩的窗户,又看了看桌子上还有很多类似于老鼠蟑螂的爪印,它们分明分食过这些东西,但是,是什么原因令它们没有再吃完这些食物,就放弃了呢?

然后乔磊在距离桌子两米多的粗糙的沥灰地上,又发现一个半翻着的碗,里面同样长着长长的绿毛。“四口人。”乔磊喃喃自语,“他们



究竟去了哪里,为什么会突然走了呢,连饭都来不及吃完,或餐具都来不及收拾?”

越是这样想,乔磊就越感到这屋子蹊跷,一颗心悬在了半空。

这时,地上一团黑色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,就在离那只碗一尺半的地方。

他慢慢地蹲了下来,仔细地看了起来,那团东西看起来很浓稠,凝固在那里。当他意识到那原本不是黑色,而是凝结的深红色时,他突然就听到了一种声音,那种声音令他整个人都颤抖了一下。

婴儿,婴儿的声音。

这里怎么会有婴儿?自己一定是听错了,但这明显跟雨声无关,因为雨已经有点小下来,雨声已经不足以震撼他的耳膜,可能是这里的一切都令他神经过敏了,是的,怎么可能会有婴儿的声音。

他刚这么想,紧接着,又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。这次,他确认自己不再是错觉,这种声音确实很奇怪,像水在涌动,不,像是什么东西在水里搅动,难道是屋里哪里在漏水的缘故?但是更像是什么东西在水里搅动并翻起水花的声音。此时他的视线落在了那个暗绿色的粗瓷缸上,这种缸,乡下的人都是用来盛水用的。

他盯着那个水缸足足有半分钟,并不停地告诉自己,乔磊,你是坚强的,勇敢的,大胆的,无所畏惧的,没什么可以吓倒你的。

重复地默念了几次之后,他深吸了一口气,然后朝那个圆桶形的大缸直直走去,吸了口气,猛地掀起那个盖子。

只见里面竟然有一条鱼在跳跃。

鱼,居然还有活的鱼?

但是,令乔磊感到全身颤抖的是那鱼的样子。

除了鱼身,它竟然有一张婴儿般的脸,小小的脑袋,稚嫩的肌肤,特别是那双眼睛,那么纯清,那么无辜,又充满着被惊动后的惶恐与惊悸。

它就那么看着他,这时它的眼神慢慢变得很平和,并慢慢地有着颤抖的水痕,仿佛一个孩子看到了久别的亲人,充满着可怜的要求呵护的乞求。

这时,小小的嘴巴竟然张了开来,发出嘤嘤的叫声,这声音听起来真揪心。

乔磊的脑子有着瞬间的空白,他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,他也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是真实的。

而就在这时,他被一声凄厉的尖叫声所唤醒,这尖叫完全就把小小的嘤嘤声盖了过去,把乔磊从迷幻状态,又拉回到了现实。

他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呼喊:苏小美。



奇 孕

医院门口的公用电话亭。

姜少红再一次用自己的手机拨男人的号,但是,依旧是无人接听。

自从男人知道了自己怀孕的消息,他像是人间蒸发了,她不明白,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?难道所有的甜蜜都是自己一相情愿的想象?而他从来就没有爱过自己,只是把她当做寂寞中的一个玩伴,仅此而已。

一旦出事,后果自负。

可是,姜少红真的舍不得这个孩子,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,她怎么能下手亲手葬送?

不管怎么样,她只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,她要他亲口对她说,要,还是不要。

徘徊了良久,姜少红还是进了那个电话亭,对方接了起来。果然,他一直是在逃避自己,这个不要脸的男人,姜少红火气又一次蹿上来了,快要把自己给点着了。

“我告诉你,我的事我自己会解决,你不就是献了一颗精子吗?你放心,我不会要你负责的,也不会再耽误你的美好前程,我不会再找你了,你也不用来找我了。”

她狠狠地挂上了电话,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,而她感觉整个

身体就像虚脱了般地往下滑。她贴着电话亭的玻璃墙，坐在地上，手指按着腹部，再一次地哭了。

是的，自从怀孕后，姜少红就很少安宁过。

刚怀上的时候，她就跟男人吵上了，男人坚决要她拿掉孩子，他说自己事业没成功，各种繁琐的事也多，不想被孩子拖累，而姜少红却舍不得，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啊，而且是他们爱情的结晶。

但是，她做梦都没想到在她的坚持之下，他对她竟然是如此的态度，最后干脆就玩失踪了，这就是她原本想终身相托的男人？

所以，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医院的门口，犹豫了很久，他如此怕孩子，怕是怕她以此为由，提出结婚，一辈子就这么拴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，这样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为了一朵玫瑰，而放弃整片花园。其他的都不过是借口。

或者，他压根就没有爱过她。

悲愤、伤心、绝望、悔恨与对孩子命运的不公像魔爪一样扼制着她的五脏六腑，她觉得呼吸困难，身体虚弱，腹部隐隐作疼，全身都难受。

犹豫良久，她终于走进了医院，坐在角落里等传唤，做手术的大多是一些年轻而美丽的女孩子，她们大多有人陪着，也有的是像她一样独自一人，这些娇美的花蕊在瞬间失去了颜色，惨白如纸，脸上挂着无声的泪，隐忍的尖锐的疼。

她仿佛看到嫩芽般的天使纷纷折落了翅膀，白色的羽毛抖落一地，又想着自己，心里有着揪心的疼痛。

轮到她时，医生问：“你真的想好了？都已经四个多月了，很可惜的。”

她闭了下眼睛，不让眼泪掉出来，点了点头。

医生便示意她躺上手术台，她照办了，然后缓缓地闭上眼睛，是的，终究还是如此残忍，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。

她真没有勇气做一个未婚的单身母亲。

就在此时，她突然听到一个尖细而稚嫩的声音，仿佛从很遥远的天际，透过浓厚的云翳，然后清晰地传入她的耳内：“妈妈，别杀我——别杀我，妈妈——”



她浑身颤抖了一下,看了看周围,没看到一个小孩子,难道是幻觉?但是,那声音是那么清晰而坚韧,仿佛还在她的耳边萦绕着。

“亲爱的妈妈——你一定要留下我——”

她一骨碌地坐了起来,对正要给她打麻醉的医生说:“不好意思,我想我得先去趟卫生间。”

姜少红疯了般地跑出了医院,全然不顾那几个目瞪口呆的医生。

跑出了医院,像是逃出了魔鬼集中营,姜少红的心里有着无比的轻松,她轻轻地抚摸着肚子:“宝贝,妈妈决定留下你了,你以后一定要乖,要听话噢。”

肚皮动了一下,仿佛在说:“嗯,我以后一定会听妈妈的话。”

姜少红心里一阵惊喜,原来,她跟自己的骨肉有着这么强烈的心灵感应。

她庆幸自己的决定,还好,逃过这一劫,否则,她真会恨自己一辈子的,然后她给男人打电话,她的语气异常平静:“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,以后再也不会骚扰你了,我想告诉你的是:孩子没了,我们也真正结束了。”

那边是久久的沉默。姜少红挂掉电话,突然就对着碧空无云的天空笑了。

这是她四个月来第一次笑,笑着笑着又哭了。

令她哭泣的并不仅仅是孩子,还有她崎岖的一生。

她的童年生活很奢侈,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,她家是当时村子里唯一有请保姆,也是村里唯一盖着漂亮小洋房的有钱人。但事实上,那些家底全是空抬的,用高利贷借的,又称“抬会”,八九十年代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,浙江、福建尤为典型,若干人组成一组,把会员的钱聚拢轮流使用,她爸是会主,收拢的钱却是一一次次地被他挥霍一空,于是,没钱付给底下的会员。

很快,讨债的人纷纷上门,有的人逼急了,知道他家还不了了便破罐破摔,能搬的就搬,搬不了的就砸,碰到他爸是见一次打一次,那小洋房里面的东西都被他们抢光了砸光了。也是,辛苦了一辈子攒的血汗钱就怎么也收不回来了,能不愤怒么。她爸被打成了重伤,因无钱

医病导致伤口感染恶化而死。

于是，她母亲便带着她与妹妹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。

她记得那年，她十岁，她妹妹才六岁，那种到处逃亡的生活令姜少红明白，生活原来是如此痛苦，有饥饿，有寒冷，还有流浪狗一样的流离失所与未知的茫然，那时，她才感觉自己在真正地成熟。

那样的日子，她终身难以忘记，但是，磨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，只有六岁的妹妹却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走散了，她们没法找得到她，她依然记得当时母亲发现妹妹失踪了后，撕心裂肺的哀号。

后来在夜深的时候，她总是能听到她的哭声，再后来，母亲改嫁，她们的生活才算是安定了下来。但是，她并不喜欢那个家，所以，参加了工作后，找了个离家比较远的单位，这样，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过着自己的生活。

姜少红拿出皮夹，里面有一张陈旧的照片，那是她跟妹妹的合影，也是唯一还留存的照片，妹妹胖乎乎的样子很可爱，但是，她却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，活着的话，她也已经是一副大姑娘的模样了，不，她一定要活着，而且要好好地活着。

一想起妹妹，姜少红就很揪心。是的，就算她们有缘相见，她们能认得出来吗？毕竟，那时她才六岁，那么小，甚至她可能都记不住自己的全名。

想到这里，她把皮夹收了起来，放进包里，把眼角残留的泪用袖子抹干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漫无目的地逛着，这是她成年之后第一次有这种流离失所的苍凉感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她在一个外表看上去很一般的礼品店门口停下了，因为它有着一个很怪的名字：“青瞳”。

青瞳？真特别的名字，接着她一眼就看到了戴着面具和黑色礼帽的莱拉，它的手里拿着一支像装着新生命的试管，试管里的蓝色液体发着幽幽的光。

她像是着了魔似的走了进去，莱拉。

她默念着这个名字，走近了它。莱拉是犹太教传说中的天使，司掌妊娠，同时担负着管理夜间的职责，是夜之天使。对于人类特别是



受怀孕之苦的母亲充满怜悯，她为了把胎儿的灵魂正确引导到母体，放弃了预见未来的知识。

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，这时，店员走了过来。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卷发女子，一身黑衣，看上去非常沉静非常有气质，只是面容有点冷，留着细长的指甲，指甲上涂着黑玫瑰的图案。

这个女人扫了她一眼，却仿佛看透了她的整个五脏六腑，她淡淡地说：“它能够保护新生的生命，会辟邪，对你会有用的，我把它包装好。”

语气不容置疑，仿佛它本应就属于她的，或她本应就该买下它。

本来姜少红想说，如果我不要呢，你怎么确定我会买下来？

但是话到嘴边却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心情跟任何人赌气。要就要吧，况且自己现在需要它，仅是心理的安慰也好，便接了过来给了钱。

或者，这也是一种默契。

她看着那个莱拉，她想，它是属于夜晚的，而且有着母性的光辉，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象征，她都需要它。它也适合她，特别是现在，当她感觉最无助的时候，这近乎是一种求助般给予她力量的信仰。

虽然，这仅仅是心理上的慰藉罢了。

她拿过包装盒就走了，全然没发现背后有一双眼睛，散发着冰芒一样的寒光，讳莫如深地盯着她。



倾 斜 庙

乔磊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胡子拉碴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。

他几乎不洗脸不刷牙，扒两口饭了事，每天都呆呆地看着手机屏幕。

上面有着他与苏小美的合照，苏小美笑得那么甜美，偎在他的怀里，看起来是那么纯真与开心，她怎么可以就那样消失不见了呢。

一切变得死一般寂静与冷清，变得那样毫无意义。

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体内任何活着的东西，都已经先他而去，或者，已被他扼杀掉了，包括他的魂魄，也早已经远去，徒留着具空空的皮囊像沙滩上搁浅的鱼，在毫无激情地呼吸着。

他想起《笑傲江湖》里令狐冲说的一句话：“有些事情我们本身无法控制，只好控制自己。”但是，他不知道能把自己控制多久。

他永远忘不了那旧村怪屋里倒挂的塑料模特，古怪的血腥味，桌子上的三个长着厚厚绿毛的饭碗，还有水缸里那尾长着婴儿脸的鱼，甚至，那把可疑的斧头。

这样的情景从那天起一直不停地出现在他的梦里，与那个海底古城轮换着来，仿佛两部永不停歇的电影，轮流转动着两盘古怪的胶片，